

·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专题研究 · (主持人:王卫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南京大屠杀迄今已 80 年了。80 年来,无论是政府层面或是社会公众,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和加害国的日本,两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存在很大差异,这不仅反映出两国政治、社会语境的不同,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在历史观和历史教育方面的差异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明显反差。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加害历史总是遮遮掩掩,不愿正视,同时不断强化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受害的历史记忆,并以这种历史观引导和教育日本民众。而在中国,人们不断强化这一惨痛的历史记忆,不仅出于民族情感,更是为了超越民族情感,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一文,全面回顾和考察了 80 年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演变过程,指出经历了受害者和亲历者的个体记忆、城市记忆、国家民族记忆、向人类记忆迈进等几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顺应了人类社会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时代潮流。《政治叙事、言说空间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操作》一文,围绕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忘却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隐匿、发现、断绝、唤醒、论争和忘却的复杂过程,并没有产生一以贯之的大屠杀记忆,这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日本政府的政治操作有着密切关系,对中日历史和解带来了消极影响。问题不辨不明,通过中日两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对比,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80 年来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在中日两国间的不同境遇。

# 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王卫星

**摘 要** 80 年前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记忆。战时及战后初期,随着幸存者、亲历者日记和回忆的广泛传播,以及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调查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南京大屠杀广为人知,其个人的伤痛记忆已逐渐转化为集体记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经历了国际政治斗争话语体系中的“沉寂”期、城市记忆和国家记忆几个阶段。2015 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从国家和民族记忆向人类共同记忆迈出了重要一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演变,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这种不断深化的历史认知和本质理解,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类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历史记忆; 世界记忆遗产; 和平愿景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8-0036-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08.005

**作者简介** 王卫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南京 210004

南京大屠杀迄今已 80 年了,这一历史悲剧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和无法忘却的记忆。如何记忆这一惨痛的历史,是延续仇恨还是从历史悲剧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到警示和启迪?这是摆在人们

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随着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及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并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 一、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前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给南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南京由此成为世界“悲情城市”之一。南京大屠杀既给幸存者和亲历者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记忆。

南京沦陷之初,当时留在南京的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提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门肯,亲眼目睹了日军集体屠杀的情形。斯提尔12月15日离开南京,当天即以《日军杀人数千》为题,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头版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地狱中的四天’是形容攻占南京最初的经过最恰当的字眼。我刚刚和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一起登上‘瓦胡’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sup>①</sup>此后,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也广泛流传,并被中外媒体连续报道。

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一些大屠杀幸存者、亲历者以日记或回忆的形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广为流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舍监程瑞芳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今天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出来的,因日兵白天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sup>②</sup>她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感慨道“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sup>③</sup>可以说,这是程瑞芳个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记忆。程瑞芳日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中传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消息也随之传播。

南京失陷后,南京守军野战救护处军医蒋公毅未能及时撤退,被困在南京,在经历了恐怖的80余天后才逃离南京。此后,他以日记的形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陷京三月记》<sup>④</sup>,1938年8月自费在重庆印刷成书,赠送给政府军政要员。

一时间,《陷京三月记》成为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热点图书。此外,还有一些从南京逃出的军民,或撰写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这些回忆文章或采访报道在汉口、重庆等地出版和发表,使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一步传播,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已逐渐为世人所知。

“二战”结束后,中国有关机构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心灵深处的惨痛记忆被重新唤起,他们纷纷递交呈文或填写《敌人罪行调查表》等,控诉和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典型罪行,其历史记忆得到明显强化,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sup>⑤</sup>

从1946年起,由美、中、苏、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国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成为法庭审理日本战犯的主要罪行之一。随着媒体对审判的广泛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一步得到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已不再是幸存者、亲历者个人的伤痛记忆,而逐渐转化为集体记忆,其集体记忆已初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同时,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也得以继承。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重新构建和诠释,并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开始扶植日本,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从1949年始,人民政府持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反对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口号声中,南京大屠杀时常被提起。1951年2、3月间,《新华日报》连续报道了南京市举行的控诉日军暴行的活动,并开辟了《旧恨新仇》专栏,刊发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控诉文章。

在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运动中,南京大屠杀也成为宣传的重点。195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不共戴天之仇》为题,刊载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的回忆文章。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一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sup>⑥</sup>

在一系列反美运动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总是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反美运动的政治语境中,当年在南京保护、救助难民的外籍人士,尤其是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被严重丑化。如当年参与救助南京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被描绘成“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sup>⑦</sup>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神学院美籍教授宋煦伯也被丑化为“参与1937年底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sup>⑧</sup>

1951年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指示》指出:“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sup>⑨</sup>此后,在反美运动中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宣传力度逐渐减弱。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中的某些要素被强化和延伸,而另一些要素则受到抑制,甚至一些基本史实也被严重曲解。

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高兴祖先生,出于历史教学的需要和个人的学术追求,组织师生调查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阅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并油印《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小册子在校内作为教材使用。1979年,这本7万余字的小册子经修订后铅印问世,更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并注明该书为“内部资料,注意保

存”。<sup>⑩</sup>可见当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成果尚属于“内部资料”,不可能广泛传播,其社会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国家明确了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外交思路,奉行对日睦邻友好政策。在此形势下,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控诉逐渐沉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大多保持沉默,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由此进入了一段相对“沉寂”期。

## 二、纪念设施与城市记忆

1947年4月17日,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屠杀的45名首都电厂工人建立了纪念碑,并定碑名为“殉职工友纪念碑”,碑上刻有45名死难工人的姓名和首都电厂厂长陆法曾撰写的碑文。这是南京建立的第一座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设施。<sup>⑪</sup>

1951年3月11日,在抗美援朝和反美运动中,南京市各界代表3000多人举行集会,纪念惨遭日军屠杀的同胞,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召开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集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南京未再设立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纪念设施,也未召开相关集会。

然而,就在中国奉行对日睦邻友好政策之时,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挑起事端。战后,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官兵对当年的大屠杀大多保持沉默,也有少数原日军官兵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将自己当年的日记公布于众,或撰写回忆录、回忆文章,记述当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基本上都是“空袭、原子弹爆炸、物价上涨等受害经历,而南京事件等加害记忆,则呈现出以‘沉默’、‘封印’进行‘抹杀’,使之被‘忘却’的倾向。”<sup>⑫</sup>同时,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虚构”。<sup>⑬</su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企图摆脱战后对日本的种种

束縛,使日本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1982年11月,日本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提出“戰後總決算”的口號,聲稱要以“正常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擺脫日本“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國際形象,向政治大國乃至軍事大國邁進。這一時期,日本國內一些人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膨脹,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美化侵略戰爭、淡化甚至否認戰爭罪行的思潮。日本右翼勢力不僅公開美化侵略戰爭,還企圖將錯誤的歷史觀傳遞給青年一代。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定通過了美化侵略戰爭、淡化戰爭暴行的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等史實進行刪減。日本“教科書事件”不僅遭到日本正義人士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和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師生及全國各地民眾紛紛呼喚,要求“把南京大屠殺血的历史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sup>⑭</sup>在這樣的背景下,1983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開工建設。經過20個月的努力,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建成開館。鄧小平親筆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後,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1994年12月13日,“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市舉行的首次公祭悼念儀式雖然簡單樸實,但意義重大,它開啟了公祭悼念抗日戰爭中的犧牲者和死難者的先河。<sup>⑮</sup>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館後,廣大民眾及外國友人紛紛到紀念館參觀。紀念館建成開館僅一個月,前來參觀的國內觀眾已達8萬餘人。<sup>⑯</sup>同時,許多國際友人尤其是日本友好團體和友好人士也紛紛來到紀念館悼念。此後,每年的12月13日,許多南京市民及日本友好團體紛紛前往紀念館敬獻花圈,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在建立紀念館的同時,一批專家學者開始調查走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進行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工作,經過學者們的 effort,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先後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等一批學術成果。在這種歷史氛圍中,這一時期,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亲历者的慘痛記憶被重新喚起並得到強化。

1995年,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當年8月15日,江蘇省主要領導率領中共江蘇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省紀委主要負責人,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市紀委主要負責人,以及駐寧部隊領導,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隆重舉行了紀念活動。同年12月13日,中共江蘇省委主要領導再次帶領上述負責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江蘇省暨南京市社會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從1995年到2013年,江蘇省暨南京市社會各界每年12月13日都在侵華日軍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悼念儀式。

有學者指出“記憶表述和記憶再現是記憶研究中的根基性問題,其本質就是符號化的構建過程,也即記憶和符號敘事的关系問題”,<sup>⑰</sup>坐落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江東門丛葬地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具有明顯的記憶符號特征,它不僅向人們展示過去那段慘痛的历史,而且承載著南京這座“悲情城市”的历史記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成,以及江蘇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的公祭悼念活動,標誌著南京大屠殺集體記憶的最終形成,而這一集體記憶的基本特征就是南京的城市記憶。

### 三、國家公祭與民族記憶

20世紀90年代,一些海外華人華僑和南京地區長期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建議,應當按照國際慣例,國家領導人也要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悼念活動。他們認為,僅僅停留在江蘇省暨南京市地方性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活動的層面是不夠的,應當將公祭悼念活動提升至國家級別,以表示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生命的尊重 and 國家對歷史的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許多國家紛紛採取各種方式悼念“二戰”中的死難者,並且一直延

续至今。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月27日确定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来临,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等城市,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纪念珍珠港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12月宣布,将12月7日定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为纪念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每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都要在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原子弹死难者慰灵暨和平祈念仪式”。显然,以国家的名义举行公祭和纪念活动早已成为国际惯例。

在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希望“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会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提交后,得到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签名支持。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也得到了社会民意的广泛支持。在此后的近10年间,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又多次提交类似提案或建议。

时隔7年,在2012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再次提交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提案。提案者认为,南京大屠杀与另外两件“二战”期间的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相比,后两者的纪念馆不仅是国家级的,而且都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中国最具条件,最应该首先申报的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的建议案。此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及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多次提交相同提案。

在经过充分论证和酝酿后,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

平的坚定立场,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sup>⑩</sup>

2014年12月13日,首次国家公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公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sup>⑪</sup>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和首次国家公祭的举行,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悼念、对后人的警示和启迪,更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忘惨痛历史、铭记深刻教训的民族意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及国家公祭的举行,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首次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已从城市记忆提升为国家和民族记忆。

#### 四、世界记忆遗产与人类记忆

所谓“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等。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又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

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大型文献保护项目。世界记忆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等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其目的在于对世界范围内正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采用最新技术手段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更久传承。

2009年4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委员会亚太地区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文化委员会主席、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主席卡门·帕迪拉女士一行,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建议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工程”项目。<sup>②</sup>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早在1995年,国家档案局即牵头组织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2000年,又正式启动了国家重点工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国家咨询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加强全社会的档案文献保护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救和保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同时也是为了做好中国档案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准备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保存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档案、文献和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档案,以及形成于大屠杀期间的《程瑞芳日记》等,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档案文献。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市民呈文”等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档案文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藏的日军官兵日记、当年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使用的拍摄日军暴行的摄影机及胶片等,亦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档案和文物。上述三家单位共同合作,精选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和文物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

2010年2月,“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按照“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对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文献进行了认真评审,确定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这为日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记忆遗产在上述三家单位所藏档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文献,其档案名录也由原先的5组扩充为11组。<sup>③</sup>

2015年10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名列其中,这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牢记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惨痛悲剧,并从中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从国家和民族记忆向人类记忆迈出了重要一步。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的创伤,它理应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创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而且应当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但是,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要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我们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南京大屠杀从城市记忆到国家民族记忆再到人类共同记忆,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这种不断深化的历史认知和本质理解,顺应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时代潮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景。“二战”后,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战争罪行仍未消除,一些国家和人民

仍然在战争中饱受煎熬。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过去的战争暴行需要深刻反思。人们牢记历史、不忘历史悲剧,就是为了从中汲取深刻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从这个角度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已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注:

- ① A. T. Steele, 'Massacre Story: Japanese Troops kill Thousands', *Chicago Daily News*, December 15, 1937.
- ②③《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页。
- ④参见蒋公毅《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⑤《牢记南京》,《纽约时报》1945年8月27日,杨夏鸣、张生编《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 ⑥长江《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坚决反对武装日本》,《人民日报》1951年4月8日。
- ⑦《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
- ⑧《基督教天主教爱国运动继续发展》,《人民日报》1951年8月29日。
- ⑨《中共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党史学

- 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 ⑩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9月。
- ⑪参见孙宅巍《南京电厂死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档案与建设》2008年第12期。
- ⑫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論争史——日本人は史実をどう認識してきたか》,平凡社2007年版,第107页。
- ⑬参见【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 ⑭《一条国外谣言是如何“进口”的》,《新华日报》2013年12月27日。
- ⑮参见朱成山、李慧《第21次是国家公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 ⑯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史》(1985-2010),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 ⑰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1页。
- 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 ⑲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12月13日,上午),《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
- ⑳㉑参见朱成山、李慧《第21次是国家公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责任编辑:丁 远)

##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Nanjing Massacre in These 80 Years

Wang Weixing

**Abstract:** The Nanjing Massacre happened 80 years ago is an unforgettable painful memory in the heart of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in Nanj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World War Two, with the spreading of survivors' and witnesses' diaries and memories, especially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n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 and the trial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the Nanjing Massacre wa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which means the personal memory has become the collective memory. Since 1950s', the developing of Nanjing Massacre as a historical memor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from the silenc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to local memory, national memory. In 2015, Documents of Nanjing Massacre was inscribed on Memory of World Register by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 which means a big step from national memory to human mem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 the deepening process on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its essence,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nd reflected the longing of the human society to world peace.

**Key words:** Nanjing Massacre; historical memory; Memory of World Register; world peace